



戰犯悲歌

— 滯日台籍戰犯訪查實錄

圖、文 李展平*

* 李展平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纂



前言

本館於94年8月8日出版《前進婆羅洲—台籍戰俘監員》及《烽火歲月—台灣人的戰時經驗》兩書，本人有幸擔任撰稿人，並透過田調—口述歷史—史料佐證，重現台灣人的戰時經驗；自1937年（昭和12年）支那事變（又稱盧溝橋事變）安平軍伕何亦盛等鄉親，自高雄港轉戰中國，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，台灣人大量被動員，投入太平洋戰場，台民以海軍志願兵、陸軍志願兵、高座少年工、海南島巡查補、從軍看護婦、軍伕、海軍工員、高砂義勇隊、勤勞特設團等，名目眾多，他們極少數成為日本士兵外，其餘皆以「傭人」「苦力者」等無階級身份，調派南洋，當中有志願有被點召有被矇騙報名，總之在戰時體制下，「皇民化」的大氛圍鼓動，計有20萬台人派遣南洋，他們戰歿及失蹤者約5萬多人。

這群沒有國家保護的軍人（傭人）不問生與死，多年來均無政府追蹤處理，個人郵政儲金，薪資撫卹等更無保障，多年來台灣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向日方求償，皆無著落，遲至昭和末年始對戰死、重傷者訂定補償法律，而有關戰爭時薪資、儲金以不合理的倍數補償。諸多台籍日本兵則未取得任何補償，導致不少前輩含憤而終。尤以1942年（昭和17年），由本島新竹湖口，臺南縣白河演習所結訓，派往菲島，及北婆羅洲古晉、山打根等地之陸軍軍屬（註：在日方檔案如巢鴨監獄，茶園義男編《日本B C級戰犯資料》均以傭人視之）。終戰，這些台灣軍屬，有173人被當戰犯審判，21人被判「絞首刑」其餘皆以2年至20年不等的徒刑關進集中營，他們在日本政府的漠視與遺棄下，在現實邊緣討生活，一生苦難如影隨形，生活窮愁潦倒，歸台者89名，滯留日本63名，誠如古詩云：「人生如飄萍，落地逐風轉。」他們背著沉重的枷鎖，一生在底層打拚，受盡風霜，即使留在日本歸化日籍的林水木，或以中華民國護照，長期滯留東京的簡茂松先生，勇敢的向日本政

府求償，打官司及訴諸媒體，仍然得不到最後的公平正義，「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」筆者基於還原歷史真象，前往日本尋找老戰犯身影，他們在異國的黃昏，宛如天空的風箏，隨時墜落，影像與文字紀錄是留取他們在亂世漂零中，最後的歷史見證。誠如筆者安慰落腳宮崎郡林水木前輩，您不會孤單，臺灣的歷史，臺灣文獻館會記得你們。如王鼎鈞《心房漩渦》語：

啊！故鄉，故鄉是什麼，所有的故鄉都從異鄉演變而來，故鄉是祖先流浪最後一站。

一、從福岡到宮崎縣

11月25日下午，與友人陳志和搭乘國泰航空公司5點5分班機直飛福岡。飛抵福岡已晚間6點40分左右，自福岡火車站搭特快車往宮崎縣佐土原町—林水木住所。位於九州的宮崎縣，據史料載：宮崎一年四季如春，氣候、溫度宜人，最適合居家旅行，而日本神話傳說：日本皇室始祖由天界降臨世間之處—高千穗亦在本縣境內，此地也是山神海神交媾之處。九州結合自然美與傳統歷史特色，其中熊本與大阪，姬路二域同列為日本三大古城；九州以鐵路便捷著稱，從福岡到宮崎縣約需9小時車程，途經「大分」在車上休息二小時再啟動。窗外，一片深藍海域包圍，火車於山洞漆黑竄出，靜夜天空，一山風雨如憂鬱飄落，離家不止五百哩了，想到老前輩林水木，從高雄到婆羅洲—馬努斯—1956年遣返橫濱，從少年到白頭，從東京落腳九州宮崎縣，走過八千里路雲和月，60個年頭時光遙遠，生命飄浮猶如沙鷗啊！

11月26日8時抵達宮崎縣佐土原町，叫計程車直奔林水木家。林老站在屋前草坪，親迎我們，執手相握，佇立瞬間，我不但跟時代的苦難握手，亦在寂寞天地間，把戰爭追憶伸向渺遠南方。林老原籍高雄縣湖內鄉，於昭和16年（1941）12月8日晨，獲悉大東亞戰爭爆發，高等科卒業的林老，看



到岡山郡湖內庄張貼「〇〇義勇隊」、「〇〇奉公團」的公告，加上日軍在戰場上勢如破竹的躍進，透過總督府皇民化，陸軍軍屬（傭人）俘虜營監視員。新兵訓練地點在台南白河訓練所，為期兩週，結訓後由高雄港搭船赴南洋北婆羅洲。

據林老回憶：兩週的訓練很嚴苛，部隊的學長制及入伍的先後，決定「輩份」，由於長官太多，一天到晚都在敬禮，舉手立正，稍有怠慢，經常被摑巴掌，如此打嘴巴文化，盛行日本軍人社會，導致太平洋戰爭中，許多盟軍戰俘在日軍命令下，經常掌摑戰俘，這在高大的盟軍看來「引為奇恥大辱」，故在日軍投降後，我們一群戰俘監視員約有**173**人被判刑，大部份都因打巴掌引起，說來真冤枉。已**81**高齡的林老，由於近來身體違和，經檢查罹患胃癌，加上坐骨神經病變，走起路頗為困難，駝著背，猶如只剩半截枯木的老樹，辛苦的移動身軀，這使我想起詩人何其芳的「歲暮懷人」：

…西風裡換了毛的駱駝群，舉起四蹄的沉重，又輕輕踏下，街上已有一層薄霜；

生命於時光流轉下，猛然回首，年老身影已蒙上薄霜，是人間寒冷或身軀老邁？

雖然如此，林老提及一生的積怨委屈馬上打起精神自述：一輩子跟日本法院打官司，尋求帝國在殖民地剝削，能有合理的補償與撫卹，宮崎地方法院即是奮鬥戰場，唯纏訟多年的戰爭賠償，日本政府的差別待遇，無視於國際正義與人權，竟於**2004**年**4**月宣判敗訴。一生拼命的努力，備嘗人情冷暖，未獲日方分文賠償，目前猶擔負法院訴訟費台幣**30**多萬元，按月由法院扣除，導致生活困苦。

林老住屋是典型日本農村樣貌，除栽植五葉松、菊花、山茶花並有吉野櫻、甜柿等，他表示：日本戰敗後，他們一群刑期**15**年以上之戰犯，根據盟軍國際法庭判決：刑期未滿者，託付東京巢鴨監獄代管。接著林老拿出在

南洋監牢獨房的「紙片」類似古時的竹簡（如圖1），他把丟棄紙剪裁成紙簽，記載集中營的「殉國烈士留魂壁書」如北村光太郎（王壁山）留壁：

蓬萊仙島青草潤 拉包爾島隨風散 今日命運未可卜 託神傳訊告慈母
相處四載眾好友 惜別手勢縈腦海 恩仇但託吾好友 隨風而去我獨行

多悲壯的臺籍男兒！林江山（義德）於浮世最後一夜遺詩：

獄中贈花是親友 好花美香解悲愁 人間如花無異樣 盛開既散萬事休
花束如寶隨人臥 嗅香忘悲謝貴君 與花同床偕五更 甦生若櫻大和魂

而川上清（蔣清全）留言：

順逆不二，生死一如，恩親平等，是信仰法悅波羅密多，超越恩愛，乃涅槃像

蔣氏視死生於度外，只求超越輪迴，進入永生涅槃。另署名《燈的糧》舊抄本，記錄流行歌謠如三味線、異國的山丘、桃花鄉、百家春、岸壁の母，並



圖1

在古晉、馬努斯獨囚的日子，林水木以撿來的廢紙，剪成紙片寫下歲時雜感，往事被壓在寸心之中，愈壓愈多，愈壓愈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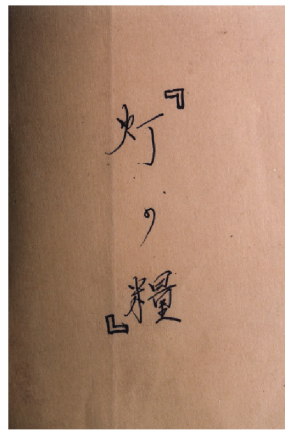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

「灯の糧」林老以撿貼的空白紙，記錄歌謠，思鄉感懷之心聲，15年集中營的囚犯體驗，皆彌足珍貴。



以和歌、俳句形式寫下歲時感懷；我不解何謂「燈の糧」（如圖2）？老前輩開釋：關在監獄時，許多想像都停留在虛實之間，身心陷入極端孤寂，唯有書寫能自由自在，能給自己一片天空，往往一燈如豆下，昏黃燈影中尋覓故鄉形影，父母慈顏，回憶是獄中最大慰藉，亦因毫無戒備接收懷念影像，常導致心酸心碎，整個人為之悲憤，想像過多的痛苦，也會傷害一個人啊！故燈下書寫是一種精神食糧。文中有一首林老於昭和26年（1951）關馬努斯監獄詩歌【夜愁】：

淡淡月影雲間藏 夜空星宴再現蹤 視線前方古樹擋

胸中鬱悶斷思緒 分離命運未可知 寂寞淚珠何故垂

字裡行間思鄉情懷，句句觸動人心，這些流落異鄉的台灣人，至死猶自認身懷大和魂，以日本人為榮。但事實終歸事實，戰後日本對這群戰犯或長期囚禁的陸軍軍屬，非但未施予援手，還視如陌路；經簡茂松、林水木等人長期據理以爭，仍然無法改變台、日軍屬的差別待遇，日方引用「國籍法」迴避戰爭責任，打了一輩子官司最後敗訴，以個人的力量，跟龐大的國家機器「法院」對抗，猶如塞萬提斯寫的「唐吉珂德」對著風車大砍大殺，唯英雄老了，刀也鈍了，絲毫未能撼動冷血的日本政府；記得日本作家大江



圖3

位於東京附近之「巢鴨監獄」中廊的門板禁錮了林老等台籍戰犯的青春生命，誰為他們請命與呼喚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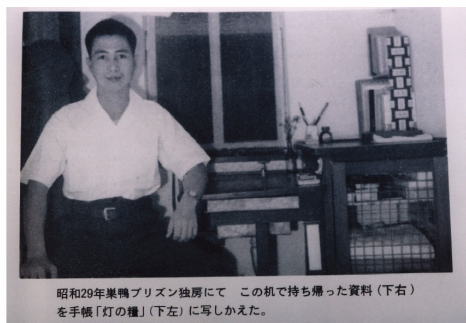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

昭和29年（1954年）關在巢鴨監舍的林水木，在茫然的等待與冗長的刑期中，開始寫日記與札記，想要拓展生命的寬度與厚度。

健三郎，曾在著作《日本歷史之殘障》書中指出：日本這國家，如果不能以二戰對亞洲國家的侵略和掠奪屠殺，作物質的賠償和誠摯的道歉，日本歷史永遠是殘障的，而且僅憑道德療傷是不夠的。大江氏以擁有諾貝爾文學獎之尊榮，懇切反省日本侵略史實，無疑是日本社會最後的良心。大江氏拒絕天皇頒給他的文化勳章，痛省軍國主義之不當，而首相小泉三番兩次祭拜靖國神社，似乎有意借出兵伊拉克，重整軍備，喚醒「軍國主義幽魂」，在在皆使亞洲國家感受潛在不安。胃癌後的林老一臉倦容，他行動遲緩捧出一本老舊相簿，逐一介紹自婆羅洲刑務所，及巢鴨監獄系列照片，監舍像狗籠（如圖3），林老年輕生命羈押室內，牢房擺設祖先靈台（如圖4），供心靈安頓；一張張熬過60載光影老照片，印證一個兵荒馬亂時代，每個人生死都陷入不確定恐懼中，這樣不堪的老戰犯，從日本託管『巢鴨監舍』釋放，日方該比任何國家更清楚台籍戰犯歷史背景，無端替日方受罪，該不該賠償？還要老戰犯窮畢生之力，打太平洋戰爭官司，這分明是侵略者殖民心態使然。筆者與友人陳志和，自新宿搭乘電聯車至巢鴨，想尋訪歷史聞名巢鴨監獄，那裡曾埋葬咱老兵青春歲月，窄小牆壁間，只能無語問蒼天。果然如林水木所說：巢鴨監獄早已拆掉改建大樓了。找不到歷史遺跡，幸虧監獄改建前，林老從建物拍下絞死刑場、俯瞰圖、洋人祭拜耶穌靈堂（如圖5）、監舍中



圖5

東京巢鴨監舍，戰犯處刑前佛教式參拜室。



圖6

巢鴨監獄外觀，後改建成高樓，林水木特地拍下歷史建物，見證「時代記憶」。



廊、及四層凜然冷硬白色監牢（如圖6），儘管獨囚監牢已毀，唯心中的牢獄永遠推不倒，它的銅牆鐵壁築自沙撈越河的馬努斯、拉布安集中營，已緊緊纏住台籍戰犯悲苦命運，多一個巢鴨監獄算什麼？林老解嘲的說。在昏黃燈光下，林老從抽屜翻出一本書，他一生心路歷程重要摘記，眼角含淚：只剩這一本，幾年前中研院鍾淑敏副研究員，曾至宮崎縣訪問我，她答應幫忙翻譯後在台灣出版，未知進度如何？我來日無多，真怕世人遺忘台灣子弟哀痛人生。感受林老擔心台籍戰犯冤屈，平白消失歷史舞台。值得一提，他遠在澳洲義女羅絲女士，幾年前蒐集資料幫他打官司，這位異國女兒父親是盟軍戰俘，曾受林老特別照顧感念於心，臨終交代女兒：一定要想辦法報恩。可惜羅女士於前年染直腸癌逝世。逝世之前林老獲悉消息，積存旅費趕赴澳洲探視，忘年之交，是任俠精神「感性抒情」，超越國界無分族群，讓我們甚為感動（如圖7）。

81歲的林水木原以為歸化日籍，可獲合理賠償，沒想到日方戰爭時宣稱：咱們都是日本皇軍，甚至於1943年擔任拉包爾戰場最高指揮官，今村均上將一再昭告台灣軍屬：「如果我們敗戰，回日本後將為你們安排工作，並與日人同等待遇，絕不會讓你們吃虧。」言猶在耳。當筆者訪問林老歷史際遇，今村均上將承諾實踐多少？

穿著鐵灰色，國民領襯衫（舊時代款式），思緒清晰的林老，略顯激動的說：在南洋時大家都相信今村均是個好長官，



圖7

1997年9月，落腳九州宮崎縣的林老，獲悉盟軍戰犯之女癌末，飛抵澳洲探視，異國情誼跨越國界，左一為林水木，右為羅絲女士躺臥床榻。

他被關時與我們同囚，積極勸慰我們要為日本犧牲奮鬥，返國後一定爭取與日軍相同待遇。結果一切都是空言，日方從不把台民視為大和民族，戰爭的貧窮和物質匱乏，使我們這一代苦難永無盡頭，最後曾盡力的今村均上將亦離開軍部，一切的希望與期待，瞬間變成泡影。林老簡明的指出：如吉岡茂男（許錦茂）。唐島豐茂（張木財）領有日本老人年金，他們就不便站出來噙聲，保護自己既得利益，也情有可原。隨後林老含淚道：「當初今村均上將給我們許多保證和承諾，一一跳票，不知是被大將騙了？抑是今村均被日本軍部欺瞞？總之，我們概括承受歷史無情的欺妄災難，明知事實難以改變，但只要尚有一口氣，我還想告知世人，日本對待殖民地人民的無情和無義。」眼前氣喘的台籍戰犯，跟「台灣榮譽國民」相較：老戰犯集屈辱、落寞、衰病、貧窮、老邁於一身，當酒過三巡後，其日籍夫人低唱：「蘋果追分」無情的雨點，折損白花，這時節令我想起死在東京的媽媽，蘋果花瓣散落在風中我……我…，這位優雅婦人，頸項繫上藍絲巾，白髮紅顏還有深深酒渦，追憶戰後日本家徒四壁，母女相依為命的孤苦寫照，說：不死鳥—美空雲雀唱出我們戰後心聲，很多中年以上日本人都懷念她。

在林老家短暫的停留，我們觀察這世界令他疲憊，加上胃癌的侵襲，覺得世間不值得惦念，屢表示：每次騎自行車到醫院要半天，體力負荷大，不想再治療…面對他自我放棄，想起詩人黃用的「靜夜」：

長年飄泊於回憶／我已經倦於世界陳舊與廣大了。任我垂首睡去吧／像秋日的穗粒／睡熟在一個永恆金黃色的夢裡…

本擬求助其日籍太太接送林老看病，唯初見面屬於夫妻「私密」領域，實不好啓齒。他們很親切招待我們，還說：年輕時在東京賣麵做小生意，拉拔兒女長大，以後九州宮崎縣置屋，因鄉下地方房價便宜，東京買不起。對於先生求償官司「窮追不捨」她有自己的觀點：早知日本政府不承認錯誤，不向歷史認錯，何必以一己之微薄力量對抗政府？如此傷神破財並不值得。



其夫人所言甚是，但屈辱者的靈魂在生命的夾縫中，並不熄滅，也許林老在抗爭的過程，得到生命的救贖與滿足，讓日人很難掩蓋歷史真象，一種「自殘式」的滿足，算是另類的悲劇英雄。當晚主人煨煮油飯招待我們，來自大里高中陳志和老師，首先端起紅葡萄酒，很感性道：我們紀錄片將會留下你狂風中不倒的身影，讓影像說話。

二、佐土原町月台揮別

12月27日大清早。（約3點）老前輩幾乎摸黑於廚房幫我們準備便當（香油飯），此刻天氣寒冷，身體不適的他，一邊叮囑：從宮崎至東京路途遙遠，至少也有1300公里，出門在外方便就好，你們將就吃吧。瞬間握住前輩粗糙手心（一雙翻騰60多年的手掌，仍然逃不過日本歷史原罪，仍掙不到日方絲毫同情），多麼深沉悲涼？兩行熱淚直流。計程車準時停在他家門口，離別時刻到了，內心很難割捨，一趟幾千公里飛行，1300公里火車，再見面談何容易？把沉重行李扛進車廂，頻頻回頭看着林老，要保重要保重，一時渾身打寒顫（自覺心虛），清苦的他如何戰勝病魔（如圖8）？車



圖8

左為林水木前輩，與筆者合影，於宮崎縣佐土原町林老住所。

於暗夜駛離。我們才踏入月台，林老夫婦開鈴木休旅車一路趕來，遠方強烈光束逼近一特急快車，林老伏在月台欄杆，遲遲未離去，讓拍片的志和兄，於鏡頭前再度無聲落淚。感嘆：

老前輩當做最後一次相會啊。王維詩：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也許陽關之外，再找不到可對飲朋友了，留給我們只有苦澀回憶（如圖9）。

通往東京的新幹線，經過6小時馳騁，已近10時，揉揉眼赫然一片巍巍山影推向眼前，忍不住驚呼：好壯麗富士山啊！一片雲海繚繞。日本人仍保持該山神聖基準地理觀，是日人感情符號帝國，作家永井荷風曾以「夕



圖9

座落於宮崎縣佐土原町林老住所，此地風景優美，多數務農為生，宛如台灣的鄉野，稻草相連。

陽，富士山眺望」述說他的崇拜、嚮往；原來在靜岡縣與神奈川縣間，透過車窗能一覽富士山全景，算是旅途一樁奇遇。歷史鄉愁是長期薰染形成，日本人於戰爭訓示亦不斷歌頌富士山，成日軍生命圖騰，如「當我瀕臨死亡之際，閃在腦海將是富士山陽光照耀草原。」坐在火車上，想著林老屈彎背影，孤禿額頭，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」，對歷史的關照，衍生沉重低氣壓，由個人生命史轉為人生滄桑感，往往不自覺進入筆墨之中。

三、約訪吉岡茂男－許錦茂

12月27日下午，東京都紅葉穿插綠蔭中，無處不在的銀杏，葉如鴨掌，散發一身米黃茂盛的舞衣，層層搖曳在枝頭，增添秋末日本風情，大地



的凋零與新生，彷彿在季節流轉中，人們深深的惦念與祝福，在眼神移動中，緩緩步出生命的前世今生。

吉岡氏漢名許錦茂，出生於大正11年（民國11）3月1日，已83歲，派往北婆羅洲山打根，其妻林寶珠女士，台中市人，兩人住在東京都杉並區天沼2-30-11都營1之127號。吉岡早於終戰後，歸化日籍。他的住所係東京都廳所承造的國民住宅，專門安置退休老人的公寓，與簡茂松住所：東京都杉並區本木沼相去不遠。筆者由簡氏引領下，搭計程車前往，約15分的車程（日幣1700元）到達吉岡先生住宅。初見面，吉岡先生神情木訥拘謹，紅潤的臉孔，上覆滿頭銀髮。這位83歲的老先生，與熱情好客的簡茂松，判若兩人（如圖10）；簡氏81歲，挑染頭髮，喜歡跟美姑娘搭訕，互動，很想抓住「青春的尾巴」，一生以開計程車為業，見多識廣，故「公關」極佳，主動幫助我們。而漢名許錦茂的吉岡因已歸化日籍，每月領取日政府15萬日幣年金，生活清淡，但能溫飽，故在訪談過程中，說話得小心翼翼，唯恐觸怒日本當局。他只表示：昭和17年派駐婆羅洲山打根，由於山打根發生史上慘無人道的「行進中死亡」，日軍透過近200公里的長程行軍，把2600多名盟軍戰俘沿途射殺，僅存六名。吉岡被盟軍軍法庭判處15年刑期，理由是：凌虐戰俘。對於如此判決，吉岡很不以為然，他解釋：在山打根的日子，行軍時他走在前面，對於後方的處決戰俘暗角，他並未參與，一無所知。當老先生認真的回想戰場的點滴時，躲在客廳一角林寶珠女士（其妻）一再以日語制止或暗示吉岡不要多言，當筆者徵求可否看看關於戰俘監視員相關資料，本來說OK的先生，在太太制止下，立刻又吞了回去，乾脆說：沒有。難怪終生跟日方打官司求償的林水木，及撰書控訴日本的簡茂松兩位台籍戰犯，他們十分洩氣的指出：「滯留日本的台籍戰犯有63人，但大家四分五裂，相當的不合作，有些得到日方一點好處，竟形同陌生人，連個屁也不敢放，台灣人真悲哀。」

筆者千里迢迢飛抵日本，原想探索歷史的真象，想不到我們的台籍戰犯，經過六十年的日本體驗，竟連歷史的事實也不敢啓齒，該爲他們「明哲保身」慶幸還是悲哀？帶我們前往的老大哥（簡氏喜歡海派稱呼），目睹我們的委屈，以左眼用力眨一下，我們才收拾筆記及錄影機，離開吉岡茂男寓所。大夥兒走上街頭後，開始議論，我們又是送書、送茶葉，禮數已夠，



圖10

作者右與15年戰犯吉岡茂男—許錦茂合影於東京杉並區，四樓老人公寓狹窄的廚房兼客廳。

同是台灣子弟，怎麼如此冷漠相待？簡茂松老哥直言不諱：我們住東京都杉並區，平時幾乎不來往，因日本東京是高度現實的都市。同時昭和17年發配到北婆羅洲的戰俘監視員，分別在古晉、山打根服勤，兩地距離遙遠，根本無法來往，只是戰後判刑關在拉包爾、拉布安、摩洛泰島才又相遇，雖然「花吹」雜誌詳列留日之戰友名單，但彼此是「雞犬相聞，老死不相往來」，相較於對日的索賠與戰爭撫卹，即顯得孤單而無法形成強有力的聲援。

四、11月28日約訪唐島豐茂—張木財

這是抵達東京的第四天，夜宿大久保區。承蒙前輩林水木的大力協助，當26日晚間，我們圍坐在宮崎縣佐土原町林老住所時，他拿起電話撥給遠在東京的唐島豐茂（漢名：張木財）。據筆者估算：自宮崎坐特快火車到小



倉，約三小時，再從小倉轉新幹線往東京約6小時，全長計有一千多公里。電話中林老再三的強調：台灣文獻館人員為紀錄歷史真象，千里趕到日本，人生地不熟，請你代為案內（意招待），豐島亦表示歡迎之意。

當我們一行人抵東京，已晚上9時，本名張木財的老戰犯與台籍妻子，站在月台出口等我們。他們夫妻操著流暢的福佬話，與我們閒話家常，並說明近況的落魄與營生不易。席間一再強調：無法請我們吃飯等客套話。筆者急忙表示：有公費支應不用客氣。我們急著在東京附近的大久保找房間，張老夫婦亦協助找尋，當夜賓主盡歡，臨別時，趕忙奉上台灣帶來的高山茶，及《前進婆羅洲—台籍戰俘監視員》一書相贈，兩老在晚風疾疾中，握別大久保月台。相約：29日下午1時，在東京都中野區東中野3-1-9號，其住宅見面。

由於對東中野不熟，我們在早上11時即搭電車自大久保，經山手線抵東中野，經過附近住戶的指引，約12點半到達唐島氏居所。一間小巧玲瓏的家居，由米色瓷磚型構；門牌上寫著「唐島豐茂」很高興找到台灣歐吉桑的家，想著昨晚的異鄉暢談，有「忘年之交」的知遇。本來我們是約定早上進行訪談和錄影，但張木財老先生沮喪的說：「說起來真見笑，我明早還要去工廠打工，已經八十三歲了，不工作即無法渡日。」在一旁的老婦人也說：照理說應請你們吃頓飯，但實在太窮。聽到他們夫妻異國的困頓遭遇，頗為心疼。

11月下旬的日本東京區，早晚溫度低外，大白天依然有秋陽照遍，殷紅的槭樹及楓葉飄飛，尤其在東中野地帶，隨處可見銀杏成排，它們抖顫著金黃的掌葉，如一身百褶裙，在風中飛舞，配上兩岸河川倒影，往往具有超現實的美感，難怪日本的俳句，和歌總喜歡在櫻花，銀杏大作文章，形塑古日本文化鄉愁。川端康成、谷崎潤一郎、三島由紀夫等人，作品中描繪的山川雪景叫人陶醉。

時間一分一秒的消逝，我們在唐島氏的屋前等到下午一點半，幾顆眼睛盯著門及窗戶，卻無一點動靜，好像一群流浪漢，在苦等主人翁的施捨。漸漸的，筆者發現氣氛不對，趕緊找同行的陳志和老師商量，「昨晚又談又笑，帶來的幾罐高山茶也欣然接受，已過下午一時，怎不見絲毫動靜，該不會放我們鴿子吧？」後來在附近找電話亭打：「莫西莫西，張桑在家嗎？」接電話是歐巴桑，不耐的說：我先生高血壓，無法見你們。奇怪，老先生突然高血壓，歐巴桑又沒生病，怎連開門請坐的禮數都無，擺明耍我們呀！何況昨夜彼此相談甚歡，什麼事讓他們臨時打退堂鼓，拒我們於門外？我們把此情此景電告遠在宮崎的林水木先生，林老無奈表示：可能感到自卑，不想接受訪問吧。但我一再拜託，多少要給點面子啊！

虛擲一天的時光，當初的確很惱火，而且信誓旦旦，一夜間全毀約，怎不叫人生氣？走回大久保路上，我們開始分析他爽約的原因，在昭和年間，台民「內台一體」的口號下，台民及原住民一個個被送上戰場，而且在「一體」的背後，歧視的陰影並未消逝。例如台灣人在軍中只能擔任雜役或搬運等苦力工作，如軍伕、海軍工員、從軍慰安婦，到戰爭後期，日方雖有極少數陸軍、海軍特別志願兵徵召，但台灣人幾乎沒人能當上士官以上職位。那些十年以上刑期之台籍戰犯，從馬努斯遣回日本橫濱或佐世保，滯留日本戰犯，不問是否歸化日籍，都沒有獲得因戰爭受罪而得到應有的補償或慰撫金，他們在日本社會最底層，從事連日本人都不屑的低等勞力，如洗衣、雜貨、僕役、或餐館業打工、或小生意如油湯麵食。因身無分文，兩手空空，必須特別賣力，辛苦生活，積存一些錢購屋或是存下老本。他們婚姻對象都半台灣女子，少數跟日本女子結婚，都落得離婚收場如簡茂松，一生中拉把四個孩子長大，妻子卻狠心拋離。

如今我們面臨唐島氏不禮貌的對待，正視其臨晚境猶須為生活打拼，80多歲的老人該享清福，孰令其背負如此生活重擔？也許他的老戰友周慶豐



說得對：「你們是一片好意要留下歷史紀錄，但對於曾風光一段的唐島氏，我們以前到日本都由他招待，如今落魄，也許自卑感作祟吧？」這種分析雖不中亦不遠矣，面對我們紀錄片和歷史追蹤，唐島氏選擇「逃避」亦出於生命的無可奈何吧！

由於咱台籍戰犯頂多只受高等科教育，又欠一技之長，故淪落異鄉社會，競爭力顯得薄弱，像林水木、簡茂松賣油湯，開計程車為業，他們的奮鬥過程，讓人想起廿世紀初葉之華工血淚史，他們集體住舊金山灣中山巒起伏的天使島上，一片年久失修，又濕又冷的簡陋房舍，關過成千上萬的華人移民拘留所；最近有人發現：在拘留所牆壁上寫著一首首悲涼的華文詩，總共有一百五十餘首，每首皆流露當年華工被監禁的期待、失望、恐懼和憤怒。這種歷史的「留魂壁詩」也出現在太平洋戰爭中，日軍及台籍軍屬被判絞首刑約有百餘名，他們在囚房留下許多遺懷詩，遺書或思親／思鄉／手札或祈求死後回到涅槃之境，超越死生之痛，降服內心的恐懼與巨創。同樣是近世紀華人與台民流落他鄉的身心煎熬，異國漂泊的荊道，國家不富強，做為它的子民一樣流離失所，眼前的唐島豐茂，83高齡猶捲起袖打工，維持起碼的生活，比起同輩返台之戰犯，如葉水生、陳華型、周慶豐、蔡新宗、許清泉、吳金盛等人，他們都被判十年徒刑，最後選擇返台，晚年生活清爽、幸福，不必自己討生活，比較之下，情何以堪，提筆至此，對於唐島豐茂（張木財）之爽約，失信，內心較為釋懷。也許應了項羽的烏江自刎「無顏以見江東父老」讓生命情彩「恐縮」消失吧！

五、永不服老的運轉手—簡茂松

我們在大久保下場的旅店，去電給老大哥—簡茂松，也許有人會說：對待一個八十歲老人，叫老大哥會不會失禮？如果你瞭解簡老的雅痞性格，以



圖11

一九七二年，簡茂松與「台籍戰犯同志會」成員返台，配合蔣中正總統反攻大陸，將從日本組義勇軍參戰。簡氏著戎裝之英姿。

及披著夾克，愛泡妞的風流個性，你一定會同意，咱們老大哥可非浪得虛名的。電話中，我希望東京區能安排更多戰犯晤面，一趟路非常遙遠，總要多關心台籍戰犯的近況。

電話那頭老大哥台語、日語交叉的抱怨：「留在日本約60餘個戰犯，但經過六十年，都已80歲以上年紀，全日本恐怕存活不到十人。」這種情形跟返台的戰犯相比，從1989年戰友錄看，尚有近六十名，如今全台存活不到十人，如此歲月無情，天荒地老，人怎能不老？但基於歷史的職責，讓我們有機會探照這歷史暗角，讓流落他鄉的戰犯，伸出脖子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冤屈與不幸，

尤其日本政府的「種族歧視」逼迫這群異鄉人，無法在安舒的環境，接受無微不至的關懷中老去，只能在寒風溜進衣領，在異國街道接受凌厲風土的磨礪，漂泊的風，浪遊於皺紋與都市的歧路之間，疲困的影子，似一隻覓食的海鷗停歇在船帆上，等待機會，把流下眼淚包起來，然後吞下去。

可能是職業關係，他自承：在東京開計程車30多年，每天搭載客人至少有30人，保守估計至少載過10萬名乘客。由於善於察言觀色，計程車形同移動的密室，上演人生的變化與情緒起伏。但司機工作壓力大，簡老形容是一種「狼群環伺下無處可逃的小羊」第一匹大野狼—我所投靠的車行，每天都在裝設的「轉速計」下，掌控司機行動，偶而偷懶，全在高科技產品控



制中，一點也放鬆不得。第二匹大野狼是交警，取締超速是司機永遠的痛，不小心被逮到，光違規金和罰款，就花掉三天血汗錢，想到這就令人神經衰弱，坐立不安。

現今老兄已完全退出職場，四位孩子拉拔長大，各自單飛，回復孤獨一身的命運。為深入瞭解簡老一生坎坷，筆者早熟讀圓神版《我啊！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》對他豐富的人生體驗，娶了將軍之女，因「種族



圖12

一九七二年簡茂松與留日義勇軍返台，訪問海軍巡洋艦，並接受谷正綱、張群等政要接待。



圖13

不肯讓頭髮翻白的簡茂松，雖已八十歲，仍染髮，在香煙熏繞中，回憶淒慘往事，內心的獨白，克服不幸，復歸樂園。

歧視」被岳丈家人羞辱，綁架，強迫墮胎迫兩人離婚，最後果然仳離，一個男人在營生不易的東京，要開計程車，又須照顧年幼小孩，其內心煎熬，實非外人所能體會。最可貴的，經歷大風大浪的簡老，非但放下心中仇恨，還追求異性，尋求愛情的慰藉，目前有一朝鮮女子與其生活，彼此照顧，尚有許多中年「熟女」約吃飯散步，忙得不亦樂乎，咱老風流雖孤家寡人，但女性緣不淺，（由於常有約會，我們看到的簡老永遠是烏黑的髮，染髮關係）愛情與憧憬，成了簡

老後段人生的主調，也許是彌補悲愴遭遇的生命元氣吧。

坐在杉並區簡氏寓所，他一根接一根又一根的抽著香煙，我連忙勸止：如此抽煙是自殺行為，請少量抽。才到下午3點許，筆者自台灣帶來的4包白長壽煙，只剩1包，「食量驚人」；簡氏果然氣管和胸腔都有問題，不斷的咳嗽，直到臉用力到漲紅，搗著嘴，仍然阻遏不了猛力的咳，分明是「阻塞性氣管症」嚴重會死於無法呼吸。根據國內醫界研究報告：每年因吸煙過量，而導致呼吸

阻塞死亡有3千人，不能忽略。我們嘗試請他少量少抽，但內心寂寞，兒女雖有4人，各分西東，老大哥曾在書裡描述，「孩子，爸這次住院，說不定再也見不到你們，要不要到醫院看爸爸？」沒想到對醫療頗有概念的二女兒竟說：「歐多桑，結石雖然很痛，可是還不致死，你別想唬我們。」結果沒有一個孩子來探視，可見簡老的孤單無助了。

今年（2005年）終戰60年，朝日電視台錄製「元日本帝國軍人大東亞



圖14

簡茂松運轉手（司機）生涯，讓他熱心助人，不斷的替我們打電話邀約訪視戰友。



圖15

位於東京杉並區十二層公寓，瞭望大都會常令簡氏感傷，左為紀錄片工作者陳志和。



圖16

筆者於簡茂松寓所，翻閱他散置史料文物，希望更能閱讀他的內心。

戰爭訪談」台籍邀請簡氏上節目，他的不卑不亢穩健台風，感動了許多日本人。他還誇示拿到10萬日幣通告費。

簡氏大正14年4月，出生於台北縣海山鎮土城庄，今年正好80歲；但天生不可救藥的樂觀個性，使他在人生道上愈挫愈勇，從來不

肯向生命妥協。簡氏的杉並區寓所，旁有一條大河道，河道兩旁掩映紅葉與銀杏，黃澄澄的銀杏與紅艷艷的楓葉，與河水交互倒影，活生生的展現視覺的美與心靈盪漾，河流裡一堆錦鯉在水面吞嚥水泡，尾部與水波交織，彷彿告訴旅人：日本的每條河川，都是美麗乾淨，都可停留徘徊的。遠遠的，看到簡茂松前輩，自公寓出口揮別，穿著黑白的夾克，挺直的腰桿，看起來不似八十歲老人。瞧其酒脫自在神情，生活雖清苦，仍然於東京街頭刁根煙，一手插進口袋傲然的開著人生的玩笑，顯然他比林老更會尋開心，唯愉快背後是多少吞忍與折磨的累積？想起舞台小丑，把歡笑帶給別人，自己孤獨的哭，咱老大哥該不會吧。

後記

60年前日本投降至今，首次進行留日臺灣人日本戰犯調查，從宮崎縣林水木到東京簡茂松、張木財、許錦茂四人，全程訪問並錄製紀錄片，為延續戰犯的歸泊與母文化鄉愁，紀錄片亦包含東京靖國神社，皇居二重橋。

2005年12月初，東京靖國神社冬風瑟瑟，樹葉殷紅，那裡有台籍軍人、軍屬戰歿靈位，有26個判絞首刑台籍戰犯，有甲級戰犯東條英機、土肥原賢二等，有無辜冤魂，沉重歷史恩怨，如何選擇迷途的試煉和福音的指點？此行收集書冊有簡茂松日文版「俺 日本兵」及其上朝日電視台節目帶。從軍照片、文件及重要生涯照片。另十五年戰犯林水木，除提供當年東京巢鴨監獄建築內景外，更提供其著作一冊（日文版）《戦犯に囚われた植民地兵の叫び》，行程遙遠勞頓，但完整勾勒出台灣—婆羅洲古晉、山打根—日本宮崎—東京台籍戰犯之流亡路線，洞澈其生命歷史暗角，並留住其身影，應有深長意義。

台籍戰犯沉重告白，一種來自歷史事實聲聲呼喚，友人自費從國內尾隨我南奔北跑，猶帶著太太利用假期飛婆羅洲，古晉城尋訪二戰陰森幽暗碉堡，椰影碧波的沙勞越河；隨後又跟我飛日本，完成太平洋戰爭中集體記憶與失憶，幾個人企圖透過人文、歷史與山水殘卷，重構歷史現場，本為追回歷史的正義與真相，而落筆卻比過去撰稿蒼老沉痛，猶如日本史學家井上清，佇立盧溝橋抗戰紀念館道：「選擇歷史研究倒楣啊，一個人要扛起民族罪惡史。」



圖17

—於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初，東京「靖國神社」秋風颯颯紅葉飄飛，那裡有台籍軍屬戰歿靈位，有甲級戰犯東條英機，有複雜的歷史恩怨，有受侵略屠殺亞洲人噩夢，日人如何選擇迷途的試煉和福音的指點？

